

家訓在上

榮哀錄

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一

合肥李鴻章
湘鄉曾國荃
定

東湖王定安編

太傅曾文正公諱國藩字涤生

原名子城
伯涵

先世居楚之衡陽

國初有名孟學者始遷湘鄉之大界遂為湘鄉人孟學生元吉元吉之仲子曰輔臣者公之高祖也輔臣生竟布

誥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竟布生玉屏字皇岡是公王父初

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初

封恭人累

贈一品夫人曾氏

自明以來世業農積善孝友而不顯於世

星岡公少時喜任俠已乃折節下士嘗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袁馬

少年相逐或日高酣睡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步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

講求農事居枕高嶺山下盤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澆灌開十數畛而通為一然後耕大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

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頰以為樂種疏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寢庸保任之人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

菜茹手植而手櫛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

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

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允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徵福求諸幽遐吾以為神

之陟降莫親於祖先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闊後世雖貪禮不可廢子孫雖敗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

學壯而引為深耻既令子姪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首座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

禮不忘其下況應奉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與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速雋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明賓客

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咸好吉則賀凶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致焉必躬焉財不足以

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當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

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弊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檠長夜無告

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矣

星岡公生三子

予長曰竹亭

諱麟書累

封光祿大夫公之父也仲曰上臺早卒李自曠雲以公貴竹亭封翁生子五人公居長次國璣字澄侯次國

荃字沅浦次國孫字事恒封翁積苦力學久困於學政之試徒步橐筆以有司年四十三始補縣學生貢蓄墨公以孝聞墨公生平督子嚴篤住桐人廣衆壯聲呵斥或有不快於他人亦痛繩其子竟日噶噶詰數愆尤封翁屏氣負牆蹶膝徐進愈色如初墨公晚年病瘡痺動止不良又瘡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告感額而已封翁朝夕奉事常无怠而得之夜侍寢處墨公雅不欲頻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沒益數一夕六七起封翁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又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凍則令他人啟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汗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日則驥雲入侍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督爭取垢汙襦袴浣濯為樂不知其有臭穢或脫便與游戲庭中各有常程病凡二載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妣江太夫人同邑江沛霖女第舅姑四十餘年饋養躬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尺布寸纏皆一手拮据江太夫人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芳時誕公於白陽坪里第是時竟希公年七十矣忽夢有巨物蜿蜒負之而下首屬於梁尾端於柱牆甲森然不敢逼視竟希公驚寤已而公生年十六應郡縣試旋取佾生道光十三年學使岳鎮南按臨補縣學生員明年由牛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座主為徐雲瑞許乃安房師為張啟庚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座主為魏彭阿朱士序吳父鑑廖鴻荃房師為李芝昌

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

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

賜同進士出身 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三名

宣宗拔置第名改翰

林翰庶吉士 庚子散館一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

旨以翰林院侍講升兩

六月 詔以公為四川正考官趨揖副之

七月補翰林院侍講 十一月回京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侍班於文淵閣編經筵大典 五月 召見

於勤政殿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 十二月轉補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會試充第十八房同考官

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謝恩 召見十二月補

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

事道光二十七年 大考翰詹列一等奉

旨記名遇缺題奏賞大卷綬一件 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謝恩 召見於勤政殿充考試漢教習閏卷大臣 七月公弟國荃補縣學書

責十月充武會試正組裁又派殿試

讀卷大臣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公弟國荃補縣學書

務道光二十九年正月 詔授禮

部右侍郎謝恩召見上嘉勉焉三月十四日值班召見三十日又召見每有奏對上輒嘉賞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道光

三十年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升遐

文宗嗣位答以郊配廟祔大禮公且疏修陳上嘉納之二月丙寅遺念衣一件玉珮一事三月應詔陳言奉

貢數許舉行日講事宜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又派朝考閱卷大臣五月禮部考試優貢六月並署

工部右侍郎允朝考拔貢閱卷大臣七月公弟國樞補縣學生員八月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奏對稱旨允考

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九月允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寶大臣禮畢加二級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

咸豐元年三月疏陳簡缺重寶以裕國用召見嘉勉四月上疏陳聖德一疏語多切直朝士皆愛其直諱及

優詔褒答一時稱歐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八月充順天鄉試搜檢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沈兆霖副

之試竣覆命召見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十一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奉旨交部議奏監視

慕陵隧道開工咸豐二年正月兼署禮部左侍郎二月隨扈抵謁慕陵三月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

上嘉納之允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又派恭送太廟冊寶大臣四月以宣宗升配恩加一級六月詔以公

為江西正考官謝恩附奏試政回籍殊批允之七月行次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南歸奉喪八月抵家

九月葬江太夫人時每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閭月郤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臨岳州十一月陷漢陽十二月陷武昌省城巡撫常太高死之大江南北土匪蜂起

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曰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若該撫傳

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欽此公以奉諱歸家不宜與聞軍事茲疏銀請終制方發使就道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於是始治兵於長沙命羅澤南王鑫等領湘勇三營仿明威繼

光東伍成法逐日操練是為湘軍創立之始咸豐三年正月編查保甲設發局一時巨姦大盜多被誅戮盜賊屏息若民多改而從善遠近大歡遣劉長佑李輔朝王鑑搜剿常甯湘陽上匪賊聞風驚潰羅澤南討衡山土匪破平之奉上諭封疆大吏剪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情形應如何設法圓練以資保衛之處

悉心籌辦理欽此。粵匪洪秀全棄武昌劫宋東下，男婦數千萬人，船艦散江壘，沿江郡縣十七日陷，安慶有城二月初十日陷。

欲差大臣向榮追師駐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詔授江忠源為湖北按察使，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會湖北崇通兩邑

土匪大起，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忠源遂率師而東。三月詔以略東軍署理湖南巡撫。時永桂以上會匪充斥，亂者紛起，每警報至，公酌量緩急分營往，捕議定即傳檄促行道左右，料簡軍裝，火薈車行無踰兩日者，所至捕斬首級復

查餘黨數日而定鄉里晏然。四月江忠源師次九江，值安慶再陷，賊船上犯湖口。忠源偵知賊所向，即日開道馳赴南

昌部署略定，而賊至忠源告急於湖南。公檄江忠源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另派鎮寧兵千人令

夏廷樾、樊綱之會朱孫詒，有違言。湘營無統帥，郭嵩壽說孫詒革所缺以行，嵩壽固亦隨行。是為湘軍出境制賊之始。

六月公疏薦參將塔齊布于總諸殿元，請破格超擢奉旨：塔齊布賞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用。七月湘軍抵南昌，南

昌城外賊壘惟文孝廟數座，官軍屢攻不能克。日有死傷，郭嵩壽偶獲賊諜訊之，則賊皆舟居。文孝廟堅環三面築牆

而虛其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嵩壽因獻議曰：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兵

率由陸路躡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里之險，遂獨為賊所有。且賊上犯以舟楫而官軍以陸臺，屢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昌也，由源大避之即日具疏，請飭湖南湖北四川仿照廣東拖罟船式，各造戰艦，敗十飭廣東，則備破竹

以供戰艦之用，並交各省藩管帶部署奉旨：允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八月公疏稱衡水彬桂匪徒聚集之數，數

月以來巨案迭出，即日移駐衡州，就近調度，蓋督餽起約與公時相距，營兵與湘勇斷續不相至，有械鬪之案衡州

之行，所以避之也。公既至衡州，衡陽稟生彭玉麟故有名公一見器之，又調湘陰外委楊載福至，並令幫辦事國保營

務國葆力薦彭楊之才，當任一軍不宜屈為幫辦。公方謀治水師，乃檄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

南昌戒嚴，賊陷九江府分股竄湖北，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帥潰於田家鎮，江忠源聞道馳援，不利，北屯廣濟。賊逼趨武

昌，詔以吳文塔為湖廣總督，文塔公座師也。聞警，忠源馳赴鄂，而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殺德安南及興國。岳州成敗，公與

湘撫骆秉章、籌辦堵燐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奉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為扼要，若稍有疎虞，則全楚震動。者略責軍曾國藩，遣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鋒。母稍延誤，欽此十月奉

上諭曾國藩國諭卿等亟為得力剿平土匪業有成效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照東寧籌撥供支兩湖督辦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如此 奏文錄屢請援師 朝廷以武昌萬分危急趨分督帶兵勇駛船馳赴下游督辦
以為武昌事應公疏稱武昌聞已戒嚴臣暫緩赴鄂又言該匪以舟楫為巢穴欲加攻剿必以戰船為第一要務臣擬往衡州試辦俟有頭緒即請親自統帶馳赴下游奉 碑批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發急甚屬可嘉欽此 江忠源疏請仍

公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奉

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制賊者曾國藩帶楚勇六千人酌配礮械

籌雇船隻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欽此 江忠源回軍漢陽

詔授忠源為安徽巡撫並 諭楚

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安慶已為敗蹟議建廬州為省會

忠源受命力疾北趨廬州 十一月奉 上諭朱曾

奏曾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為用請飭桃連練勇崖見盤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等語現在安徽遂陞廬州城

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擋截進剿任令賊蹤往來自如該侍郎前奏

亦曾慮及著即趕辦船隻礮位並前募勇六千由洞庭湖驶入大江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

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公疏稱籌備水陸各軍赴援安徽而船礮未齊須俟購買洋礮廣徵千尊解到

乃可成行又請設立水路糧臺奉 碑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已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

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令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平否平時漫自矜以能無害之右

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據

重任迥非異憲者此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公疏稱飭足兵堅成效不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

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督陳明受恩不前之罪奉 碑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

知若甘受恩誘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常甯土匪攻陷縣城連陷茶陵永藍山二縣道弟因係及備攻躬等討平之 十二月

疏稱衡永郴桂尚有會匪餘黨實為湖南巨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奉 碑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奇

嘉著知會撫臣剿辦或有浮華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賦廬州府巡撫江忠源死之

咸豐四年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鋐戰歿於黃州武昌戒嚴奉 上諭此時惟曾國藩縱帶礮船兵勇追順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為緊要該侍郎應能深悉鑑悉情形兼程赴援欽此 初公在衡州創立水

師前無成法每遇廣東員弁及長年三老能行船者周咨博采屢更其制後乃稍仿廣東之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艤座
命守備成日標監督之另檄廣西之同知諸汝航夏鑑等分設一廠於湘潭既成軍選長沙省覲視之冕獻言曰吾出入
兵間十餘年所見軍容整齊無此者然長江千里港汊紛歧賊船易於藏匿江南小戰船曰舢舨者每營清添十號以
備搜剿沿漢之用公大憚之即日改定營制每營置快蟹一營官領之長龍十曰正哨舢舨十四副哨快蟹兼工二十八
人摺八人長龍槳工十六人摺四人舢舨槳工十人柁船另置微手三人槍長一人頭工二人柁工一人副舵二人水師
之制於是大備公既聞江忠源吳文鎔相繼殉節乃經營東征五十人以捲齊布為光鋒而周鳳山備攻躬林源恩鄧世
琦鄧壽增楊名聲及弟國樞等分領之始設立募水師五千人以諸汝航為總統而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鄧漢
章龍獻琛等分領之又募墮師八所曰文系所曰內銀錢所曰外銀錢所曰軍械所曰火器所曰偵探所曰營繫所曰採
辦所皆委員司之齋米煤鹽酒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一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之千餘人軍容於斯為盛二月賊
陷岳州府遂由湘陰趨靖港隔甯鄉略東章道王鑑敗賊於喬口公舟師次長沙遣弟國樞及僉政吳趙煥卿等分途攻
剿攻躬破賊於甯鄉追北陣亡賊大奔潰遣舟師追擊之時貴州候補道胡林翼前總督吳文鎔之調帶練勇六
百名由黔赴鄂行次金口聞文鎔已沒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急調之回湘咨商略東文給餉精胡林翼以一軍從
公剿賊自此始奉

上諭據青壁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員胡林翼隨同前來現根據往上游賊船頗忽上竄忽竄出
其不意順流轟擊該侍郎破船早入楚北胡林翼荷以退守金口看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分稍遲延以此公疏陳胡
林翼未能赴鄂之由且稱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旋檄林翼剿崇陽通城土匪又令捲齊布往助之

官軍既克湘陰城之在岳州者全數遁去三月公至岳州搜捕西湖銓匪 恐撫路東竟疏請留公暫緩赴鄂奉
硃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尚有多處曾國藩確船原為肅清江西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
待事竣堤防北上楚南解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先是曾國藩奏明大義堅不至軍械委耗並乞於不問北事於晚即
南重於楚南北不易之局也欵此又奉 寄諭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踞武
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為迷制欵此先是公派陸軍由崇通剿賊並以次掃

盡進援武昌而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既至岳州遭風撞損破船而王鑑之軍抵羊樓司者遇賊潰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及鄒壽璋楊名謙等營皆潰退入城賊攻城甚急公檄舟師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効奉

上諭曾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竅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着交部嚴加議處仍着督帶破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遲誤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所統各勇為數過多既須剷辦粵匪又須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曾國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萬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機亟曾國藩以在籍紳士專恃顧湖南不為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欽此先是公在衡州奏請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祀鄉賢祠部議革職至是奉 聖改為降二級調用胡林翼敗賊於上塔市 塔齊布敗賊於河坪 公因長沙戒嚴檄胡林翼塔齊布回湘助防賊踞靖港分股由甯鄉陶湘潭遂於湘水上游扎民船數百空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率師赴援大捷於湘潭斬馘數千級 四月初一日公遣楊載福等率水師助勦公會陸軍大破之初二日公親督師邀擊賊於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急為賊所乘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而是日水師之在湘潭者復大捷 初三日水師焚賊船淨盡塔齊布諸軍復獲大勝初五日克湘潭縣自粵逆反亂以來此次始受大創官兵亦稍能自奮人有殺敵致果之心矣 公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因言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即潰岳州之敗水師拒敵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自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而引諸葛公祁山之敗且謀滅兵省食勤求已過又曰古人用兵光明功罪賞罰令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君之初從戎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其弊亦由於此公奏湘潭靖港負咎情並上疏自効奉 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曾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破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曾國藩自請從重治罪責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剷誠帶罪自効湖南提督鮑起約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屢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搜督有統轄全員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貪屬大負委任鮑起約着即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即着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揭所陳紛紛各情朕亦復不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

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尚不能轉敗為功自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精飭水陸各軍迅將此股敗衆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五月公疏稱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前模一俟料理完竣即星夜遄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奉

上諭

曾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制賊之任着略秉革即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曾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欽此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多被賊陷而湖北之賊由宜昌枝江松滋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逼澧州安鄉等城兩湖糜爛不堪湖北巡撫青麟糧盡棄城走長沙賊入武昌踞之詔誅青麟於荊州以楊霈署湖廣總督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破船四營當前敵墮師亦分三路以塔齊布為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賊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州公檄羅澤南周鳳山等助攻岳州塔齊布破賊於新牆水師破賊於南津港七月初一日官軍克岳州府捷聞奉上諭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惱增獲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蹤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

湖無阻即着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官軍破賊於城陵磯乘勝逐北值南風大作師船不能回營為賊所乘褚汝航夏雲鑑陳耀龍何鎮邦諸殿元等前後戰沒塔齊布破賊於擂鼓臺擒賊首曾天養斬之羅澤南破賊於城陵磯水師燬賊船幾盡公疏稱岳州四次獲勝情形奉

上諭塔齊布曾國藩自帶兵以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狃宜於妄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欽此七月初一日塔齊布等率陸軍會李孟羣楊載福等水師平沿江兩岸賊營移退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羣衆尤數東竄公進駐懸山捷聞奉旨賞給三品頂戴公疏稱臣墨經從戎不敢仰邀譏諷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奉殊不知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歎頌之親之志盡其之道莫大於是酬庸獎績國家政令所任斷不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公疏陳道莫空空虛

思報父讎該員服猶未闇請從權統水師以專責成 旨報可 楊載福彭玉麟等水師乘勝東下搜浦沿江以迄賊船

焚燬略盡遂抵金口 塔齊布陵軍破賊於牛樓司八月初四日克崇陽縣又破賊於咸甯公進駐嘉魚奉 碑記汝

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多大有可慮處塔齊布不致為崇

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 公進駐金口塔齊布雄澤南破賊橫溝橋與公師會逼荊州將軍官文追魁王楊昌泗等軍五

千人亦食於金口因追魁王等擊破沌口賊公集諸將商取武昌之策雄澤南袖圖進曰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

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壘數千人長壕巨障袤延數里吾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

園不足請與塔將軍分任之花園洪山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將遁無憂也公曰羅軍勝算廣在吾目中矣花園賊

壘仍煩君一行請加兵二千以助君擣南悉取以花園賊迎拒者望風披靡乃踞壘以守澤南令軍士皆手槍持滿伏地

行近壘始起立施槍前者既登拔者繼進賊股自亂自辰至酉九壘皆克水師同時並進環壘賊船數千皆毀沈之塔齊

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遂薄武昌城環城賊壘悉平之城內之賊果宵遁遂收復武昌省城漢陽賊亦遁是月二十三日

也授閻奉 碑批覽奏咸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叩天遠救民急也欽此又奉

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躡平賊壘淨盡運籌審策甚合機宜尤宜立沛恩施以酬勞勸曾國藩着賞給二品

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着賞穿黃馬褂並賞給騎都尉世職欽此又奉

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塔齊布楚省防務及搜捕條匪

事宜朕以責之楊霈欽此公疏稱母喪未除遽就官職得罪名放不敢接受關防仍由督臣收存奉 碑批朕科汝必辭

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

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着嚴行申飭欽此 九月 詔以陶恩培為湖北巡撫奉

上諭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方為要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名

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迅奏膚功欽此公統師東下追楊載福等破賊於新州塔齊布克大治縣羅澤南克

興國州奉 上諭斬州賊勢尚衆水師既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

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倘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縮誤事機者即着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

行銓 十月初一至初五日官軍連破賊於半壁山斬馘萬人 初八日水師破賊於蘄州賊退至田家鎮 十三日楊載福彭玉麟等攻斷橫江鐵鎖破賊於鄧六賊棄田家鎮而遁自夕蘄州賊亦遁水師徑抵九江城下 塔齊布攻破富池口賊壘遂與羅澤南率師北渡 公退駐田家鎮奉 碑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眾朕披覽之餘感歎莫能言喻欽此 二十八日塔齊布羅澤南克廣濟縣十一月初四日克黃梅縣奉上諭楊霈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叙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高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即不能得手吳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 十二月塔齊布羅澤南破賊於孔隴驛復捷於小池口 十四日水師至湖口 公進駐九江城外塔齊布率師南渡駐軍九江南門 公疏稱湖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調令來潯助勦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馭軍有法請歸調遣奉 旨報可又奉

上諭曾國藩塔齊布運籌決勝戮力同心麾下將士卒皆轉戰無前爭先用命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贊奏之餘實堪嘉尚曾國藩着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曾國藩祇領以示優獎欽此 十一月初一日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賊堅守不能下奉

上諭我軍自肅清尋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踢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兇悍賊情變幻靡常着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 初六日胡林翼羅澤南破賊於梅家洲水師大捷於湖口破其木簰賊十 十二日水師杉板船入鄱陽湖追賊至大姑塘賊築壘斷其後路遂與外江水師隔絕 二十五日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蕩然無存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十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効奉

上諭水師銳氣過甚而湖口馳至姑塘以上長龍舢舨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殲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為得手 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孽類此時偶有小挫尚於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 年終 因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锞食料等件 咸豐五年正月旣賊大舉犯湖北總督楊霈退守德安公遣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等卒一千人回援武漢李孟慶率舟

帥四十號援斬黃 初四夜東北風大作師船泊九江者多被撞損公飭外江礮船西赴鄂之金口命李玉華彭玉麟領之而另設船廠於新陽鎮添製修補以為後勁其陷入內湖之水師船赴南昌 公自督陸軍攻九江未克因疏陳辦理錯誤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留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遽攻湖口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一添修礮船以固湘門戶一飭胡林翼等軍回援武昌一親至南昌修整內湖水師一圍攻九江陸軍有進無退尋城既克仍當直擣金陵奉

上諭覽奏殊深懸念所稱辦理錯謬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湖以至聲勢隔絕誠不免既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追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即分剿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國藩等既定直擣金陵之計即着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欽此 十六日公抵南昌籌畫添製飛礮之制內湖水師於是復振 胡林翼率師援武昌駐軍沌口石清吉繼之賊由富池口渡江而南連陷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寧等州縣武昌戒嚴巡撫陶恩培飛書告急公檄促王國才由武甯轉戰而西奉

上諭楚北賊破復殲於曾國藩等創敗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使曾國藩等軍無盼背受敵之患方為安善欽此 公遣內湖水師進駐康山 賊由都昌隔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處遭羅澤南由南昌出湖東並剿胡林翼退駐金口 二月十七日賊隔武昌省城巡撫陶恩培犯之賊沂漢而上由岳家口仙桃鎮竊犯荆襄 詔授胡林翼為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撫時總督楊霈駐軍德安屢蹶不振胡林翼弛繁金口屏蔽荆襄李孟羣彭玉麟王國才等水陸堵禦上游賴以粗安 三月二十日羅澤南破賊於貴溪次日遂克之陽縣 二十三日賊陷廣信府羅澤南追剿破之 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公進駐吳城鎮奉

上諭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撥武漢廣饒一帶有賊蹤竄入該侍郎水陸兩軍自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半里耽突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不為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翹首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延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為遙制塔齊布攻剿九江情形未據奏及豈為賊氣阻隔聲息不通耶欽此 四月公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奉旨交楊霈胡林翼辦理公又屢書於胡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為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為恢復之計林翼深韪其言 羅澤南剿賊於景德鎮賊竄徹州澤南因移軍饒州以圖湖口 十三日公進駐南康 二十日水師大捷於馬家堰追及於都昌城下焚賊船百數十號 湖北之賊由興國崇通等州縣竄江西陷義甯州 五

月初八日水師搜賊於都昌十三日大捷於青山追賊至矮山三十日敗賊於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施罟大船即前失公座船也初楊載福傷病回湘湖南巡撫賂袁章檄令添募水師赴鄂助勦至是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駐軍金口六月公疏參江西巡撫陳啟邁方跡較多恐誤大局奉旨陳啟邁着即革職授案便憚光宗先行撤任又新任巡撫丈俊查辦欽此先是萬載縣知縣李培與其縣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揭劉蓉適在江西廉得其情頤謂壽頤才氣可用召至營公亦器之即檄令管帶一營啟邁不允益收擊之郭嵩屢為之解說啟邁意亦釋南昌府知府史致謹遂釋壽頤啟邁怒其遽拘壽頤急稟司憲光宸因執壽頤朴之公既與啟邁抵牾於是應解營餉軍火啟邁輒典留難收斥公政有此奏水師破賊於徐家埠賊船八十餘號塔齊布破賊於新壩湖北之賊陷德安府楊霈退走襄陽奉

旨革職詔以荊州將軍官文為湖廣總督羅澤南軍抵義甯州連破賊於梁口乾坑營領雞鳴山等處斬馘六十餘級三破賊於矮山十六日羅澤南克義寧州十八日湖南提督塔齊布卒於軍公馳赴九江撫其眾李元度破賊於蘇家渡遂會水師攻湖口破城壘數座焚賊船幾盡破船駛出大江齋旋三戰沒公赴青山撫其眾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八月羅澤南上書陳利病以為東南大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籠中日與賊博戰無益大局請率所部由義甯出崇通進援武昌引軍東下以取建瓴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時但留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緩賊勢必復武昌克復大軍全駐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公深贊其言澤南固自義甯單騎赴南康謁公面陳機宜通劉蓉在座謂公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齊布君今塔公亡諸將可恃獨雖公久負之遠行脫有失誰堪使者公曰吾固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此部卒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為吾雖困猶榮也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撫家洲下鍾山兩城壘未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乞公戒諸將堅持弗動公悉從之檄賀勇千五百人助澤南西行劉蓉化郭嵩壽送至柴桑村因言江西三面距賊此軍去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曰曾公所治水師卒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無足計嵩壽曰曾公急求有益於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曰天苟不忘本朝此尤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胡林翼由金口渡江軍於夢山楊載福彭玉麟率水師進駐沌口燬賊船數百號卒盡率師潰於金口賊大舉援漢陽胡林翼師亦潰回退軍斷陽以圖再舉繼澤南部署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續、肖國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曹永善分領右營曾公

為五千人由義甯趨通城 九月初五日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奉

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着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迅即克復而鄱湖賦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免欽此

三元進剿漢頭堡三元戰役 二十六日潯南親督軍至半樓殿破之湖北巡撫胡林翼進軍六溪口 詔以公為兵

部右侍郎公弟國荃中是科優貢 十月初三日羅澤南大破賊於半樓司 二十一日羅澤南克浦圻縣劉營子弟藩

首先登城中破死之楊載福破賊於金口初賊酋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臨新昌縣而粵東匪拔亂吉安有連安

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瑞臨袁吉同時警 壘十一月初十日賊陷瑞州府 十一日陷

臨江府袁吉二郡被圍南昌戒嚴 十五日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為剿辦西路賊匪之計奉

上諭石逆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即連次挫敗可見兵不倍多寡全在統領得人看曾國藩數屬任事文武奮勉圖功務

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石足資堵禦倘有疏懈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不可顧此失彼歟此 羅澤

南克咸甯縣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大破城外賊營駐營漢山 三十日賊陷袁州 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

聞江西緊急則閑徒步行七百里抵雷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剿 賊既踞臨江分股踞樟樹鎮 十月初

四日周鳳山克樟樹鎮 初十日周鳳山克新淦縣 賊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 年終 恩賞如例

咸豐六年正月初二賊犯樟樹鎮剽千渟以水師擊却之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鎮逼賊於瓦山擊破 初七日彭玉麟破賊兵船於樟樹鎮 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破之 二十五日賊陷吉安府按

察使周玉衡死之奉

上諭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曾國藩自抵江西為時已

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伏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此最要之處先為攻剿者

· 潛於樟樹鎮南昌戒嚴公亟回省助守人心始定 湖南巡撫骆秉章遣劉長佑肅啟江分道赴援皆募死士牒九陰語

間行入省城旬日始達是時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於賊所存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耳 三月遣彭玉麟扼

禁吳城鎮鄧輔綸林源恩進剿撫州周鳳山畢金科等助之 初八日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卒於軍澤南自駐決

山武昌城外賊堅壁除殆盡死滅有日矣忽以霧中督戰中槍擊傷創甚卒於洪山營次湖北巡撫胡林翼檄李續賓統其軍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克進賢縣彭玉麟禦賊於吳城却之二十日李元度林源恩擊賊於撫州破之四月劉長佑攻萬載縣盡來曾二十三日彭王麟黃虎臣克連昌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賊於撫州破之五月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搜燬沿江賊船繼兵九江城外而還十三日賊犯吳城彭玉麟擊却之十五日畢金科破賊於油墩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擊却之六月初一日黃虎臣戰沒於達昌初五日賊陷饒州府公弟國華自湖南間關走武昌乞師援江西湖北巡撫胡林翼以國華為總統而劉騰鴻晉承堯吳坤修等副之國華卒官五千人連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谷城遂抵瑞州府七月月初四日賊犯南昌省河西岸官軍渡江擊破之初九日彭山屺李新華赴瑞州助剿賊屢出撲營營軍擊却之公弟國華因病來南昌就醫八月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悉鋟出犯官軍力戰走之吳坤修收復靖安安義二縣公弟國華由南昌回瑞州公弟國全募勇於長沙時長沙黃弟新授吉安府知府吉安府縣均陷於賊是知國全有奇略就商防剿之策國全曰方吾兄戰利事無所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若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是請於巡撫略東軍募勇三千人以周鳳山副之以其始吉安號其軍曰吉字營公弟國全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初四日李元度復宜黃縣初九日復崇仁縣元度久攻撫州不下賊米鋟出城與城外援賊合官軍大敗林源恩死之元度走崇仁南昌戒嚴公由瑞州回南昌二十八日瑞州賊出城撲營公弟國華擊破之賊陷上高縣十月初四日公弟國華遣軍復之國華攻瑞州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官軍截擊劉騰鴻毀瑞州南城築新壘二座以勁兵五千守之賊援始絕二十五日江西官軍福建援軍大潰於達昌副將陳上國等死之賊陷新淦縣劉子淳攻克之奉

上諭曾國藩又檄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克復據浙江各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必亂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為强悍若今回亂江西占踞數郡煽惑其勢尤難收拾苟圖藩乘此賊心怠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靖蹙就擒若

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以貽誤之罪該侍郎何顧見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妻遂不睦偶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處亦當預為籌畫茲此公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獻城為資不敢負貳撫之虛名池防剿之貧粉拳硃批爾等至見其屬之安劉撫宜並用先剿後撫可隨時審機宜好為之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長佑蕭啟江攻克袁州府十三日公弟國荃克安福縣進攻吉安江西巡撫文俊奏係公弟國華奉旨以同知選用欽此胡林翼攻克武昌省城官文攻克漢陽府武漢既克胡林翼與官文商籌東征以都興阿統馬隊至續督統步軍楊載福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隸都興阿部下連克武昌縣黃州府興國大冶蘄州新水庫濟南梅各城耀兵九江城外十二月公至九江勞師旋回南昌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七年正月初五日吳坤修克奉新縣畢金科戰歿於景德鎮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二月初四日公入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一日訃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公弟國荃自吉安奔喪並奉陳丁憂回籍情形湖南巡撫賈秉章亦代奏丁難日期奉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援以官職具竭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四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鄭欽此三月奉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吳勇荀派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着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之該侍郎假滿後着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欽此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奉

上諭曾國藩奏淮清狼狽請終制一摺據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願請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即能統帶湖南船勇歷經從戎數歲以來戰功卓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往又令伊子曾國華率帶勇還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焉令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然剿賊吃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者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南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幕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盡主即

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誠當為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 五月葬竹亭封翁 六月公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仍遞請終制奉

上諭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時原不應邀請督眉惟逐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眷照所請準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寓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清請致專委仕欽此 八月奉

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後豐蒙賜假優獎駐留此後屢經從戎宜為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為守經再三瀆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等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即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曾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

粵賊氛未息圍練籌防均闕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恩報稱所用李鶴年原摺着飭給閱看欽此

九月公覆奏兩奉 諭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省肅清臣仍當在籍候制奉 碑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旌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為重標忠即為全孝所云懼清議之訾猶覺過於拘執也欽此 湖北巡撫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奉

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雖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欽此 江西巡撫李齡奏請起復公弟國荃治軍吉安奉 聞敷促

先是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父文翼陳湜統帶 五月石達開大股援吉安王金鑑擊走之 七月王金鑑破賊於廣

昌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惟文翼陳湜統帶吉字全軍退守安福於時王金鑑劉勝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耆齡奏派公弟國荃為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十月國荃抵安福進兵薄吉安城 十一月偽翼王石達開由饑撫疾趨吉安衆號數十萬國荃迎擊於吉水縣之三曲難大破之城圍遂合 十二月楚軍克臨江府 年終恩賞如例咸豐八年三月公弟國華出贊軍事於九江 四月初七李續賈楊載福克九江 二十日肅敬江劉坤一克撫州

張蓮蘭王開化克建昌賊氣入浙江境 五月奉

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授資糧較淺未能救援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和春現在患病未痊制難就道東南